

# 卷二十九

書名 春秋左傳註疏六  
 十卷 (十三經註  
 疏所收)  
 撰者 晉 杜預 注, 唐  
 陸德明 音義, 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二十九  
 內容分類 經-春秋-春秋左傳 唐  
 索書號 貴重 1  
 編號 A 297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297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春秋左傳註疏六十卷 \(十三經註疏所收\)](#)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陸德明釋文

春秋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  
 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  
 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  
 正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疏

春秋左傳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

之釋例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  
 之釋例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  
 之釋例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

宋大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  
 宋大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  
 宋大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

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

No. 3038

0 1 2 3 4 5 6 7 8 9 5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十九 襄元年 襄四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襄公

○陸曰襄公名午成公子母定妙謚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曰魯世家云襄公名午成公之子定妙謚以簡王十四年即位謚法因事有功曰襄是歲歲在壽星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  
**疏**  
於

是公年四歲。正義曰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

薛人圍宋彭城音與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

主非匹敵故音預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

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郟郟鄭地在

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郟以待晉師

才陵鄭至晉師。正義曰釋例曰兵未有所

書其所次此書次于郟者為此魯齊曹邾杞其兵皆

不加鄭故書次也傳曰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

五日。正義曰顯言此日者欲明下冬聘

來朝

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剽匹姒反

侯使荀瑩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

聞喪故各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冬者至善

禮記曾子問曰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

幾孔子曰天子崩大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

喪故得以吉行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

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

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非宋

地追書也

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

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正義曰公羊傳曰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

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

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為楚邑

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為楚以彭城封魚石

為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既列為國非復宋地傳言追

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

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耳

邑叛君故使彭城還歟示宋偽為于

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

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

以封叛者削正典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

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

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

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

登成也不與其專

邑叛君故使彭城還歟示宋偽為于

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

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

以封叛者削正典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

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

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

父入于戚以叛此則因楚之力取彭城與宋交爭非

春卷二十九

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長歷推此年正月庚戌朔

其月無己亥圍宋彭城經在正月月不容誤知是日誤非宋

宋地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

正義曰公羊傳曰

宋華元曷為與諸侯圍宋彭城為宋誅也其為宋誅

奈何魚石走之楚楚為之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而

還西鉏吾曰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不言取為楚邑

而云披地長姦是左氏之意亦為楚以彭城封魚石

為國故注言封魚石也既列為國非復宋地傳言追

書是仲尼新意故云夫子治春秋追書繫之宋也言

追書者其地已非宋有追來使屬宋耳非謂夫耳

邑叛君故使彭城還歟示宋偽為于

釋詁文不與其專邑叛君不與楚得取邑封人故使

彭城還繫於宋也釋例曰楚人棄君助臣取宋彭城

以封叛者削正典偽雖非復宋地故追書繫宋不與

楚之所得是其義也言不登叛人則叛罪重矣不書

魚石以彭城叛者孫林父將戚而出故得書云孫林

叛人使得取君之色以爲一國之主有此二意故繫  
之於宋謂之宋志者言宋人志在攻取彭城故以魚  
石繫之於宋成此宋人之志也。稱宋至宋志。正  
義曰此與隱元年謂之鄭志義勢同也。鄭伯實不獲  
段而經書克謂之鄭志言鄭伯志於殺雖實不克段  
而書之爲克見鄭伯之志也。此彭城實非宋地而經  
書爲宋謂之宋志言宋人志在取之雖實非宋地而  
繫之於宋成宋人之志也。夫子脩春秋而傳於此二  
條特言謂之宋志謂之鄭志者夫子所脩春秋或褒  
或貶皆是夫子之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  
以其雖是夫子所脩還取二國本志故也。案下十  
以鄭虎牢傳云非鄭地也言將歸焉杜云繫之于鄭  
以見晉志即此類也。於此三事傳。彭城降晉晉人以  
例也。明故彼不云謂之晉志也。彭城降晉晉人以  
略之。鄒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

石向爲人鱗宋向帶魚府

反。虬徐侯吳反。一音戶故。

及垣音袁彭城至略之。正義曰案莊八年鄭降于  
不書者但以其賤故略之也。晉欒盈復入于晉下云  
晉人殺欒盈而書於經此彭城降所以賤畧不書者  
彼以殺之爲重來告故書。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  
此以降事爲輕故爲賤略。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爲  
討二月齊太子光爲質於晉。光齊靈公太子。音致。

○夏五月晉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

荀偃不書非元帥。郭芳夫反。韓厥至其郭。正

之師不見諸侯之國。未以符晉師則次郟之師也。於  
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符晉師則次郟之師也。於  
與伐鄭此諸侯之師也。其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  
彭城除此五國以外猶有宋衛莒滕薛下云晉侯衛

侯次于戚以為之援則衛師從伐明矣明年戚之會  
知武子云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於戚之會始怪  
滕薛不來明此時伐鄭滕薛在矣東諸侯皆次于鄆  
莒在齊魯之東若其在於此當與東人同次前圖彭城  
亦無小邾此時或無莒與小邾耳諸侯之師謂帥宋衛  
衛滕薛也賈逵云韓厥荀偃帥諸侯之師謂帥宋衛  
滕薛伐鄭齊魯曹邾犯次于鄆故諸侯之師不序也  
入鄆不書者晉人先以鄭罪令於諸侯故書伐鄭入  
鄆既敗鄭不復告故不書。荀偃不書非元帥詳  
正義曰魯師出征並舉諸將他國之師唯書元帥詳  
內略外春秋之言之常故杜  
為注復時一言之耳  
**敗其徒兵于洧上**  
徒兵步  
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入潁。洧于徒兵  
正義曰論語云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徒洧空  
也謂無車空行也步行謂之徒行故步兵謂之徒兵  
也隱四年傳云敗鄭徒兵注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  
云時鄭不車戰則此亦然也

**鄭以待晉師**  
齊魯曹邾犯晉師自鄭以鄆之師  
**楚焦夷及陳**  
於是孟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

故不書。焦如字徐在。於是至不書。正義曰

不書侵楚侵陳知其必先歸矣若獻子從師則書不

待告以獻子先歸晉不告魯故侵陳楚皆不書也然

不知獻子何以先歸傳既不言未測其故也今贊云

則先歸者以前年虛打會獻子先歸會葬今歸雖即

位年又幼小君既歸晉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

新立故獻子先歸。秋楚子辛救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合  
韓厥援。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  
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  
犬丘城迂迴疑。鄆才汗反又。九月邾子來朝禮。

春秋左傳卷之九

五

曾孫



也○和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大國聘焉○大事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禮以

安國家利民人爲大○好呼報反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書伐從告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輪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

月九日書六月經○缺○徐又胡村反○未與至經

六年即位九年盟于蒲十五年于戚又七年是也○鄭諸侯救鄭而楚退同盟于馬陵諸侯雖不重○法得亦與鄭同盟則是與成三同盟矣與其及盟於○其嘗與成同盟於法得以此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者言○云與其父同盟而已此注特言未與襄同盟者以此○時鄭既從楚嫌其已背前盟不合更以名赴故明之○也此經云六月庚辰鄭伯輪卒傳言七月庚辰鄭伯○輪卒經傳必有誤者杜以長歷校之此年六月壬寅○朔其月無庚辰七月壬申朔九日得庚辰則傳與歷○合知傳是而經誤也此經六月七日其文皆具所言○誤者非徒字誤而已乃是書經爲誤七月之事錯書○以爲六月故長歷云書於六月○經誤言元本書之誤非字誤也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叙衛上殖

市力○師將尊師少稱將此晉宋稱師不書將非卿

春秋統二九

也衛甯殖書將不稱師師少也晉為兵主故  
當先言宋雖非卿以師為重故序甯殖之上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瑩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

于戚

已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謚也三月而葬速。齊如字

克莊曰齊或音側皆反非

之常也此特云齊蓋者以蓋齊者少且齊齊同字夫

人齊女嫌齊非謚晉大子申生之母稱齊姜者齊女

救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

及仲孫蔑會晉荀瑩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

人滕人許人小邾人于戚逐城虎牢

虎牢。正義曰虎牢是鄭以名通者則不繫國此以

者莊三十二年注云大都鄭虎牢繫於鄭者傳曰非

名通故不繫晉也十年成歸鄭而繫之鄭也或當虎

牢雖已屬晉晉人新得不為己有故不繫晉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傳二年春鄭伯侵宋楚令也

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

沙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亦作輿索所白反

皆百匹。正義曰司馬法立出馬一匹牛三頭則牛

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論語云古  
酒市脯不食玉藻云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  
也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

亂而不損曰靈言謚應其行未同行下孟反○夏

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楨注楨梓之屬。正義曰釋木云槐小葉曰楨郭璞曰

槐當為楸楸細葉者為楨又云大而散楸小而散楸

也少而麓措者為楨又云撞梓郭璞曰即楸也如彼

所云楸梓皆楨之小以自為櫬與頌琴注櫬棺也頌琴

琴琴名猶言雅琴皆欲以送終注櫬初送終櫬棺至

義曰以論死者言櫬知櫬是棺也四年注云櫬親

棺也以親近其身故以櫬為名馬禮記檀弓曰殯

之棺四重水兕革推一也棺一梓棺二鄭玄云

也所謂屬與大棺也記又從內

向外水兕革棺最近尸也次梓以楨為之次屬與大

棺乃以梓為之檀弓又云君即位而為梓鄭玄云

謂棺喪大記云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如彼記

文諸侯之棺三重大身之棺名之為梓耳此以梓為櫬是也

其柩用棺觀其內必無棺也釋名用梓為櫬是也

名猶如言雅琴也攬琴同文知皆欲以送終也李文

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

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

春秋左傳卷之九

養

徐亮反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詩大雅

哲知也話書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話戶快反李

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本為不哲矣詩曰

矣。正義曰詩大雅抑之篇也其惟有知之人告之

以善言則順從之為美德之行矣言之者行事無有

不順從者今季孫逆之於是且姜氏君之妣也詩

為不知矣哲知釋言文也必覆反適丁詩襄公至

公適母故曰君之妣歷反木又作嫡詩襄公至

義曰曲禮曰生日父曰母死曰考曰妣襄公是成詩

公之夢定妙所生齊姜是其適母故曰君之妣也詩

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

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一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

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利反注同洽戶

反偕音皆詩曰至孔偕。正義曰詩周頌豐年之

徧音遍詩也豐有之年多稻多黍釀之為酒為

醴以進與祖妣以洽百禮之禮為烝嘗之祭鬼神享

之則下與福佑其周徧言今事也失禮神將不福佑

之也烝進界與皆釋言云孔甚也。齊侯使諸姜宗

俱亦徧之義也釋言云孔甚也。齊侯使諸姜宗

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

禮。疆居宗婦至非禮。正義曰諸姜同姓之

禮。良反。疆居。宗婦至非禮。正義曰諸姜同姓之

國之女故使其宗親之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

世多矣不可姜姓之親女來會葬也齊為姜姓歷

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親用幣者宗廟是同姓大夫之

婦知此宗婦亦是大夫之為妻者也禮記檀弓是齊同

姓之女嫁與齊大夫之為妻者也禮記檀弓是齊同

云婦人不越疆而弓人是越疆送葬非禮也召萊子

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偏之國為六年滅萊傳

東陽齊竟上邑音境○世族譜不知萊國之姓齊侯

召萊子者不為其姓姜也以其比鄰小國意陵蔑之

故召之欲使從送諸姜宗婦來向魯耳萊子以其輕

侮故不會○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國欲辟楚役

以負擔喻音○檜都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

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射食非異人任寡人也

言楚子在此患不為他人蓋在已○非異人任絕

至人字絕句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國言盟

誓之言本又作昵女乙反徐乃吉反免寡人唯二

三子集矢至三子正義曰說文云鳥之短尾者

有羽也摠名為佳佳在木上為集集是鳥止之名矢

也任此患者為寡人也楚君被射目者非是為與人

盟誓之言他人其誰肯親我乎免寡秋七月庚辰

鄭伯論卒於是子罕當國攝君事○子罕當國

薨聽於冢宰不須攝行君事此令子罕當國者鄭國

命使晉楚國家多難喪代之際或致傾危蓋成公顧

者為攝君事矣沈氏云魯襄四歲國家無虞今僖公

年雖長大為偏於晉子駟為政為政卿子國為司

馬晉師侵鄭晉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

達先君意

官命未改。正義曰先君既葬嗣君正位乃得建官命臣十六年晉侯改服脩

官是其事也先君未葬皆因舊事不得建官命臣故云官命未改庶事悉皆未改不可即違先君言此者不用從晉

之意故也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人叛晉謀討之孟

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舊鄭邑今屬晉知

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

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鄭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

子以告知武子鄭元年至武子。正義曰元年伐

子未必在軍當是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

此會始告之耳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復扶

文將復莒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以城事自晉君

復會同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

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

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

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莒能用善

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

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

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

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

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楚人殺

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公如晉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

公盟于外居反檮勅晉侯至于外正義曰文三

地在晉都也此時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長檮蓋

近城之地盟訖還入於晉故公歸書曰公至自晉也

文三年盟于晉都此盟出城外者出與不出皆由晉

侯意耳此或是悼公謙以待人不政使國君就已出

就然故出城也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

自晉何則一行而有二事者或以始致或以終致

自當時之意書其所告之事而已所告先後無定例

也但此盟于長檮晉侯為盟之故暫出城耳本亦刻

期聚會之處唯得以自晉告廟不得以長檮告也注

言本非會解其必不得以長檮致之意也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

光已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

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

譏音善雞澤至無譏正義曰諸侯不得盟天

加以其賤責信二十九年翟泉之盟貶王于虎稱人是

其事也信八年洮之盟王人在列傳曰謀王室也諸

侯共謀王室不譏王人在盟是亦無譏文靈王新立命遣與  
 盟故耳此盟單子在列於經亦無譏文靈王新立命遣與  
 新立明是王新即位使王官之伯出與諸侯結盟以  
 安王室故無所譏與之盟也伯出與諸侯結盟以  
 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  
 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冰之盟王有子帶之難  
 襄王懼不得立告難于齊遣王人與諸侯盟故傳釋  
 之曰謀王室以明王勅其來盟非諸侯所敢與也  
 士之盟王子虎臨諸侯而不與同軟故經但列諸侯  
 而傳具載其實此實聖賢之垂意以為將來之法  
 也一年之間諸侯輯睦翼戴天子而翟泉之盟于虎  
 在列君子以為非天子之命虧上下常節故不存魯  
 侯而命也杜言王使盟者傳無其文正以經無貶責  
 知是命也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  
 使盟也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  
 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僑其陳侯至如會  
 僑其陳侯至如會正義曰凡盟

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  
 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  
 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  
 十三日經誤諸侯至經誤正義曰諸侯盟會  
 諸侯至經誤正義曰諸侯盟會

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  
 十三日經誤諸侯至經誤正義曰諸侯盟會  
 諸侯至經誤正義曰諸侯盟會



夫也若卿來則書卿名氏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  
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于新城如此之類其事  
多矣此袁橋來若及盟即序於列當在世子光下今  
諸侯既盟袁橋乃至不可特為袁橋更復重盟若其  
不與之盟則又逆陳來意以袁橋是大夫故使大夫  
盟之若陳侯自來諸侯雖則盟訖亦當更與之盟  
不得使大夫也凡諸侯盟會皆先日後凡上文雞澤  
之會既以與序諸侯此摠言諸侯大夫則雞澤諸侯  
足以明矣故不復具序諸國從省文耳諸侯大夫既  
以摠書而獨見叔孫豹者經據魯史曾史所記詳內  
略外信十五年壯立之盟下公孫叔帥師及諸侯內  
大夫救徐獨書魯臣亦此類也言諸侯之大夫其內  
可以兼袁橋而殊袁橋言及陳袁橋盟者明此諸侯  
之大夫所以為此盟者止為盟陳袁橋耳且上文雞  
澤之會其內未有陳侯直言諸侯之  
大夫則不得包陳袁橋故殊之也

公至自會  
無傳

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

簡選練克鳩茲

至于衡山  
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東也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

千  
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

袍  
皮。廖力彫反組音祖下皆同被

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綴甲步

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力尊者所服馬馱云

用所組何當尚不牢之甲而令步卒服之豈欲其被傷

春秋左傳卷之九

五

五

故使甲不牢也若練以綴甲何以謂之被也又組是  
條繩不可以為衣服安得以為甲裏杜言組甲漆甲  
成組文今時漆甲有為文者被練文不言甲必非甲  
名被是覆蓋衣著之名故以為練文被於身上雖並  
無明證而杜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  
要愜人情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  
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  
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註當時君子○要於  
註當時君子○正義曰傳言君子多矣獨此言當時  
君子者諸言君子論議往事多是立明自託之君  
子謂子重亡多於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楚人以此  
責子重不得為後○憂患故成心疾  
遂遇心疾而卒○

○答其九反公如晉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

盟于長檮孟獻子相公稽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

○相息亮反注同○稽首首至地正義曰周禮九

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

之禮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

謂齊楚與晉爭○介音界爭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

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鄭服故且欲脩

吳好○鄭服在前年為于偽反將合諸侯使士匄

告于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寡君

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備也

列國之君謂兄弟○且反羊內同度待洛反以謀不

協請君臨之使旬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

盟於郟外○與士甸盟郟水名音而○正義曰此是

士甸適齊齊侯與盟其盟不離城之左右若是地名

山名不得有外內之異爾雅云里內為隩外為隈李

巡曰里內近水為隩外為隈孫炎曰內曲裏也外曲

表也是水有內外之異知此郟為水名其水蓋曲而

近城故○郟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續

稱郟外○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音解

○義曰讎者私負挾怨之名奚負狐孤負奚

皆謂之讎此是奚負狐也不是舉之以解怨故下云

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祈奚子於是

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

之子伯華於是使祈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

代其父君子謂祈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讎

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

他檢反比○稱其至為黨○正義曰設令他人稱其

也舉其偏則情相阿黨也今祁奚以其人實善故舉

薦之人見彼善知奚不諂不比不黨也諂者阿順曲

從以求彼意故以諂為媚媚愛也言為諂以求愛也

偏者半廂之名故傳多云東偏西偏軍師屬已分之

別行謂之偏師傳云彘子以偏師陷是偏為廂屬之

名也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職屬祁奚復舉其

名也

名也

名也

名也

子是舉其偏屬也。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

蕩蕩平正無私其所奚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

故曰得舉。祈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一官軍尉物事也。建一官而三物成。正義曰尉

事成者成其得舉得位得官也。官位一也。變文相辟

耳。服虔云所舉三賢各能成其職事。案解狐得舉而

死身未居職。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

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

人能舉似已者。也。夫音扶絕句一。詩云至似之

單頃公及諸侯已未同盟于雞澤。單頃公玉卿士

音頃。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木至。道遠

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

如會。水成。患楚侵欲。袁僑壽塗四世孫。侵欲於

正義曰多有所欲。求索無厭。害小國。故小國怨也。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

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

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四敵之宜。晉侯

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行陳次。同陳直觀。反注魏

絳戮其僕。僕御也。魏絳戮其僕。正義曰以車

製 複 許 不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也周禮司寇之屬有掌戮之官鄭玄云戮猶辱也既  
斬殺又辱之其職云掌斬殺賊謀而膊之凡殺其親  
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殺人者陪諸市肆之三日  
鄭玄云膊謂去衣陳之焚燒也辜謂磔之陪僵尸也  
肆猶申也陳也彼膊焚辜肆皆謂陳以示人然則此  
言戮者非徒殺之而已乃殺之以徇諸軍昭四年楚  
戮慶封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先徇乃殺之也成二  
年韓獻子既斬人卻子使速以徇是殺之而後徇也  
此戮即彼徇之謂也文十年楚申舟扶宋公之僕以  
徇或曰國君不可戮也彼扶以徇亦稱爲戮下云至  
於用鉞當是殺之乃以徇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  
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  
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不逃也

也。義曰此言絳之宿心舊行耳非以爲此輩也  
也。虞云謂敢斬揚干之僕是不辟獲死之難然則  
斬僕信依灑也豈是絳之罪而得謂之有罪不逃刑  
乎不逃不辟此事自亦是矣要本其宿心非是專爲  
此事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之使  
使臣斯司馬斯此也將伏劔。正義曰謂仰劔  
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爲

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  
無所逃罪懼自紀不武不敬之罪不能致訓至於  
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音越臣聞至用鉞正義曰臣聞師旅兵  
臣聞師旅兵

衆順從上命莫敢違逆是為威武此據在軍之衆也  
軍旅之事守官行禮欲討罪人雖有死難不敢辟死  
犯違濫令而從舍罪人是為共敬也君命既合諸侯  
臣豈敢畏懼死罪故舍罪人不為共敬也今君之師  
衆違命亂行既已不武謂揚干也執事之臣畏懼其  
死罪不戮罪人是為不敬魏絳自謂也不武不敬罪  
莫大焉是揚干與已皆有大罪臣若不討非直臣有  
死罪揚干亦合有死罪臣懼身之死罪連及揚干是  
臣罪更重無所逃辟重罪也不能以禮漸致臣之罪  
教訓至於用鉞以斬其僕是臣之罪重也臣之罪  
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  
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  
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子  
太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

通直用反注同 敢以為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  
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如字時為于偽反  
與之禮食。正義曰與之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  
以大夫為賓公親為之特設禮食。使佐新軍。  
正義曰服虔云於是魏頡卒矣使趙武將新軍代魏  
頡升魏絳佐新軍代趙武也世族譜魏頡絳俱是  
魏攀之子類長生頡則絳是頡之叔父類別為命狐  
氏絳為魏氏蓋類長而庶絳幼而適故也魏世家武  
子生悼子悼子生絳則絳是攀孫計其年張老為中  
世孫應是也先儒悉皆不然不知何故

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侯布代裴老士富士會  
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許靈公

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

三月無己酉日誤

夏叔孫豹如晉

秋七月戊子夫人妣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妣祀姓

成公至祀姓。正義曰二年齊姜薨葬者是成公夫人故此為成公之妾也據傳匠慶之言知是襄公之母以子既為君故得稱夫人而言薨也於是諸國祀鄫之徒皆妣姓據大者言之故云妣祀姓疑是祀文而未審故也

陳成公無傳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妣無傳定諡也赴同柩姑冬

哭成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

諡至葬速。正義曰諡法純行不爽曰定舊說妾子為君其母不得成為夫人故杜詳言之於例亦同稱

薨也柩姑稱小君也及哭成喪書葬也今定妣三禮皆具薨葬備文皆以正夫人之禮者由母以子貴故

也釋例曰凡妾子為君其母猶為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則尊得加於臣子而內

外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妣氏之喪貴以小君不成以風之喪王使來會葬傳曰禮也夫人妣氏葬皆以

禮備為文明季子雖議從略賤聞匠慶之言懼而備禮殯葬無關也禮公子為其母練冠緇緣既葬除之

及其嗣位為君非復公子適母薨則申其母尊而先儒同之公子亦謬矣是杜言妾母得為夫人之意也

季孫雖議欲不成定妣之喪匠慶以君長懼之乃略取季孫之木君子謂之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則季孫

初議是無禮也既季孫議為無禮明知於禮得成是知妾母成尊是為正禮但尊無二上適母若在君尚不得盡禮於其母臣民豈得以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母既薨則君得盡禮君既盡夫人之禮事其母臣民豈得以妾母遇之哉故適母薨則妾母尊也哀姜既薨成風乃正出姜既出敬嬴乃正齊姜既薨定妙乃正襄公一世無娶夫人之文故齊歸得正也鄭玄以為正夫人以有罪廢妾母得成為夫人也故姜雖被齊殺僖公請而葬之案經薨葬備文安得以罪黜也又齊姜非罪以黜定妙薨葬成尊成風定妙並無議故知其濫得成也

### 冬公如晉

###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

師侵陳今猶未還繁陽楚地在汝南桐陽縣南

友銅孟康音紂直又友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

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

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

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

伐喪正義曰十九年晉士句侵奪齊至穀聞齊陳

侯卒乃還傳曰聞喪而還禮也是軍禮不伐喪

人不聽命不聽楚命滅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

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况小乎夏

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九友下



同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

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

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繁三曰韶夏一名遏

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雅反注及

下同九夏一曰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

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族夏八曰咳夏九曰騶夏

肆夏一名繁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遂分為三

夏之別名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繁遏渠遂也渠思

文也韶上招及遏於葛及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夏本或為夏納誤渠其居反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

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絃歌鹿

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至玉拜。王義曰奏謂作樂也作樂先擊鐘鐘是

也故稱金奏周禮鐘師掌金奏鄭玄云金奏擊金以

為奏樂之節金謂鐘及鐃也又燕禮注云以鐘鐃

為鼓磬應之所謂金奏也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

夏是作樂之初故於肆夏先言金奏也次工歌文王

樂已先作非復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於文王已言

工歌鹿鳴又略不言工互見以從省耳其實金奏肆

鳴亦是工之歌之工歌文王擊金仍亦不息其歌鹿

鐘師凡樂事以鐘鼓奏九夏至夏曲。正義曰周禮

夏齊夏族夏咳夏騶夏言以鐘鼓奏之也又以文王

類之知是樂曲名也杜子春云王出奏王夏尸出

入奏肆夏夫人祭奏齊夏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

咳夏公出入奏騶夏定本納夏為夏納此薄直言之

三不拜其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絃則兩君相見

過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絃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文王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絃則兩君相見

之樂也文王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絃則兩君相見

其次二篇以為三則知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過  
取其次二夏以為三也且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侯也三者皆名為夏知其下云三夏天子所以享元  
周禮謂之肆韶納魯語謂之繁過渠故杜以每夏  
而有三名肆夏一名繁韶夏一名過納夏一名渠先  
儒所說義多不同周禮注載杜子春云肆夏與文王  
鹿鳴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呂叔玉  
云肆夏繁過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過執競也  
渠思文也肆遂也夏大也言遂於天位也故時邁曰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繁多也過止也言福祿止於周  
之多也故執競曰降福穰穰降福簡簡福祿來反渠  
大也言以後稷配天王道之大也故思文曰思文后  
穆克配彼天鄭玄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  
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  
而亡是以頌不能俱數家之說各以意言經典散亡  
無以取其甚愜當何則文王之解頌允三夏之名而  
是補不甚愜當何則文王之解頌允三夏之名而

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繁過  
其二變得復以繁為肆夏之別名也若繁即肆是  
何須重舉二名雖恥習前蹤亦未喻先哲今則定知  
不然者以此文云肆夏之三夏各有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  
為韶夏納夏凡為三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  
謂之繁過渠是一字以當一夏若國語直云金奏繁  
過渠則三夏之名沒而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  
夏冠之云肆夏繁繁既是不顯故於繁字之上特以肆  
夏也國語舉其難明以會左氏三夏之義劉不曉杜  
之深意遂欲妄從先儒先儒之說何所馮準先儒以  
繁過二字共為執競以渠之一字獨為思文分字既  
無定限文句多寡少任意則杜以繁共肆夏為句何為  
不可劉君乃與奪恣情不顧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  
曲直妄規杜過於義深非也

**行人通使之官**  
正義曰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諸侯行人當亦通掌此事  
行人通使之官所使反下注及文皆同使行人通

卷之三

三

故為通使之官也此言韓獻子使行人問魯語云晉侯使行人問者彼孔晁注云韓獻子曰晉侯使行人問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也

吾子藉薦也夜反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

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

與聞元侯牧伯與音預下及與同牧徐音目

命伯鄭玄云牧謂侯伯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伐

於諸侯也伯謂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伐

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牧一州之牧也伯長諸侯為

方伯也然則牧是州長伯是二伯雖命數不同文王

俱是諸侯之長也元長也謂之長侯明是牧伯

文王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

文王之德受命作周故諸侯會同以相樂音洛

德與在其間而聞之魯語并陳兩事乃摠云皆昭

等德級以合好非使臣之所敢聞彼懼不敢聞此分

是文王之三復命武王伐紂言文王之與本由大王

諸侯會同歌此以相燕樂也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

詩意以解文王之鹿鳴詩是樂章樂歌詩義故唯取

其尊卑定其等差詩有四始風也小雅也大雅也頌

也鄭玄以肆夏為頌之族類其差與頌同矣天子享

元與兩君相見則於其餘諸侯不得用肆夏矣當歌

禮同亦歌肆夏之類仲尼燕居兩君相見與天子享

謂元侯也不歌肆夏天子也諸侯來朝乃歌文王

春秋疏

二五

虞七

相見之樂則其臣來聘不得與其君同亦當歌鹿鳴也燕禮雖以已臣為主兼燕四方之賓其樂歌鹿鳴是也其定差也燕禮升歌訖乃為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以播詩也笙歌訖乃為間歌六篇堂上歌一篇堂下

次一篇相間代也故燕禮云乃間歌魚麗笙由賈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是也間歌訖遂合樂謂堂上堂下合作樂也御樂者風詩也燕禮歌小雅而合樂於升歌一等則知諸所歌者其合樂用詩皆早於升歌一等故鄭玄詩譜云天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於升歌一等侯諸侯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其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樂間歌亦用則鄭玄云未聞也燕禮升歌小雅笙歌間歌亦用則鄭玄云未詩與升歌差同而云未聞者升歌合樂其用風雅皆用發首二篇笙同而南陔間用魚麗不復更用其首篇者未聞者未知其用何篇也此傳言三夏天子所以

燕亦當然此傳晉侯享穆叔為歌鹿鳴穆叔以已當得三拜而受燕禮也工歌鹿鳴則是享燕同樂最尊之與燕用樂各自同矣若然肆夏之為樂章樂之已羣臣之禮而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玄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則奏此樂所以得用之者彼謂納賓之樂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鄭玄云賓朝聘者是朝賓聘客俱得用之與此升

**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 晉以歌異也

叔孫為嘉賓故歌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

**疏** 晉以至魯君言鹿鳴燕羣臣嘉賓正謂燕已之臣以已臣為嘉賓耳叔孫以晉歌此篇者以已為嘉賓故拜受之也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鄭玄云四方之賓謂來聘者是燕聘客唯君迎為異餘

春秋疏二十九 二十五 羅乃

悉與已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詩言使

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

以此勞之以勞力報反注詩言至勞之正

使臣之來謂遣臣出使來歸乃勞之也叔孫以晉歌

此篇勞已來聘故重拜受之也曾語云四牡君之所

以章臣之觀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

也敢不拜章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皇

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

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已及忠信為周其

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

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下文注同詢音荀皇

四事正義曰此詩本意文王教出使之臣使遠

光華又當諮問善道於忠信之人今晉君歌此以

於周敢不拜教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咨

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宜咨事為

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難乃旦咨親

其餘咨材為諏咨事為謀咨義為度三者與此皆異

章昭改從此傳注云材當為事也臣獲五善敢不重

拜五善為諮詢度諏謀臣獲五善正義曰教



卷之二

五

咨為五魯語云君既使臣以大禮重之以六德孔晁云既有五善又自謂無及成為六德言自謂知所無及懷靡謙以問知者此亦即是一德故為六德也皆是受君之教乃知如此亦是君之所賜故云臣獲也

○秋定妙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註櫬親身棺季孫

以定妙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

反哭○過古註櫬親至反哭○正義曰櫬者親身

葬訖乃為虞祭今定妙初薨匠慶以君長懼之乃始

作櫬知此是季孫以定妙本賤素無器備議其喪制

欲如此耳非是終久遂無之也擅弓曰君即位而為

禘夫人尊與君同亦當生已有櫬今議欲不為是素

無器備故始議之也擅弓又曰喪之朝也順死者之

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考祖之廟而後行殷

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士喪禮朝而遂葬與記正

同知周禮不殯于廟而此及僖八年傳皆云不殯于

廟以爲非禮知其將葬之時不以殯過廟耳非是

不虞有欲不註匠慶謂季文子註匠慶魯大匠曰子為

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註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

禮不成不終君也註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

誰受外註言襄公長將責季孫○長丁丈初季孫為

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註蒲圃塲圃名季文子

樹櫬欲自為櫬○為于偽反下注為定妙為言下註

蒲圃至為櫬○正義曰詩云九月築場圃毛傳云

春夏為圃秋冬為場樹築諸為圃治禾黍為場場圃

同地耳故杜以場明圃名蒲地櫬是匠慶請不

匠慶

為定妙作觀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匠慶用蒲

一圃之積季孫不御御止也傳曰遂得成禮故經無

異文御魚呂之禦禦止至異文正義曰止寇謂

議欲無不虞今傳唯言取木為觀而已尚不知得

葬今定妙葬葬備文則因匠慶之君子曰志所謂多

言遂得每事成禮是故經無異文

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季孫至謂乎正義曰不以道取為

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此木

也官非無木可用意欲不成其喪謂木不順其意怒

慶此請令略木為之也匠慶又忿季孫未必無木可

用故取季孫之憤其意言遣我略人我略女季孫

命之為略匠慶奉命而略雖自被略不得止之季孫

此議自是無禮也被匠慶略木是自及也君子言

志記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者其季孫之謂乎  
以道取為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

侯享公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

顯更之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

言鄆今琅邪鄆縣句其俱反顯音專史羊

鄆縣正義曰附庸附大國耳鄆乃子爵而欲得屬

魯者春秋之世小國不能自通多附於大國二十七

年齊人請和宋人請滕和滕猶尚附人况鄆又小也

故杜警之如須句顯更之比須句亦子爵使助魯出

貢賦耳時公年七歲未能自謀蓋晉侯不許孟獻子

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

春秋流

晉官徵發之命○正義曰二年

魯以國小賦重恐失官命○雖云官命未改此

鄭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

夕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朝

字褊必淺○寡君是以願借助焉○借鄆以自助○借亦

反共音恭○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豹鄆世子巫如晉傳

同○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間伺問

缺○間陳間廁之間伺音司問○無終子嘉父使孟

樂如晉○無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使臣○所使交

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

魏絳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

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

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

華中國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

曰有窮后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

君之號○夏戶雅反下○夏訓至之號○正義曰

位以逸豫○故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

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謂此書為夏訓也羿居窮石之地故以窮為



國號以有配之猶言有周有夏也后君公曰后羿何也窮國之君曰羿羿是有窮君之號

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

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

立羿遂伐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音泰相息亮反大

下及注同生大康是禹孫也為羿所距書序云大康失

知是為淫放失國也本紀又云大康崩弟仲康立商

書胤征云惟仲康肇位四海孔安國云羿廢大康而

立其弟仲康為天子則仲康羿之所立但羿握其權

仲康不能除去之耳則仲康羿之相也此傳言羿代夏

滅后相相之立也蓋亦羿立之矣此傳言羿代夏

而尚猶未滅蓋與羿並稱王也及寒浞殺羿因羿室

生少康少康生杼序及年長已甚誘方始滅浞而

立少康計大康失邦及少康紹國向有百載乃滅浞有

窮據此傳文夏亂其矣而夏本紀云仲康崩子相立

恃其射也羿善射大康尸位以逸豫有窮后羿

因民弗忍距于河孔安國云羿善射論語文也說文云有窮帝

之號則與孔不河也羿善射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嘗

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

射九日而落之一楚辭天問云堯彈日鳥馬解羽歸藏

有羿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堯非復人不脩民事

之名字這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

周記清

而淫于原獸

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困熊羆左圍

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

伯明其君名

徐在角反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

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已相

正義曰寒是國名伯明寒君之名也后君也伯明君此寒國之時而棄不取采也

再言夷羿故以夷為氏也

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

欺罔之而虞羿于田

樂之以游田下樂音洛樹之

詐愚以取其國家

樹立也反後同

信浞許羽升猶不悛

悛改也全反將歸自田

獵還家而殺而亨之以食其子

食羿子反煮也食

音嗣

家眾殺而亨之正義曰家眾謂羿之家眾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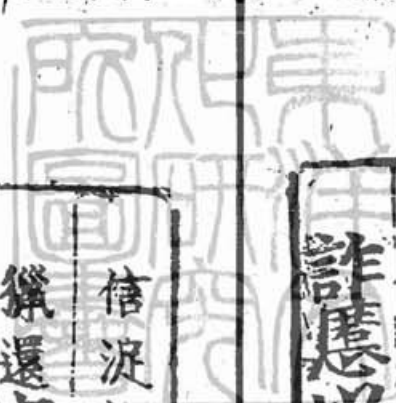
事羿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

其妃妾生澆及豷恃其讒應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

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

書影疏二十九

三十一



東南有斟亭。澆五弔反。獲許器反。斟之林反。灌古亂反。 **疏** 二國夏同

義曰世處澆于過處豷于戈。**註** 過戈皆國名東萊掖

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過古未反。注及下同。古未反。掖音亦。漢書

作夜孟 **疏** 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過戈場是也

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註** 燼遺民。 **疏** 燼才 **疏** 遺民

。正義曰。焦燭既燒之餘。名之曰燼。二國之燼。謂澆之所殺死亡之餘。遺脫之民也。思報父兄之讎。故靡

得收而 **以滅浞而立少康**。**註** 少康夏后相之子。 詩。照

用之。 **反注及** 少康滅澆于過后行滅豷于戈。**註** 后行少康

子。 行直 **疏** 本紀少康崩子帝行立是也。有窮由是

遂亡失人故也。**註** 浞因羿室故不改有窮之號。**疏**

至故也。正義曰。有窮遂亡。謂浞亡也。武羅伯。困熊

之以規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官名為箴辭戒王過

。箴之 **疏** 辛甲至王過。 正義曰。晉稱文王訪于

林。 而及武王但文王之時。天命未改。不得命百官

官箴王闕。故以為武王時太史也。闕謂過失也。太史

號令百官。每官各以箴辭。虞人掌獵。故以獵為箴也。

漢成帝時。楊雄愛虞箴。遂依放之作。十二州二十五  
官箴。後亡失。九篇。後漢崔駰。駰子瑗。瑗子寔。世補其  
闕。及臨邑侯劉駒。駰大傳。胡廣各有所增。凡四十八  
篇。廣乃次而題之。署曰百於虞人之箴。 **註** 虞人掌田  
官箴皆放此虞箴為之。

**獵**

虞入掌田獵。正義曰周禮山虞大田獵則

草萊以為殺圍之處詩毛

**曰芒芒禹迹書為九州**

傳云大艾草以為防是也

芒芒即反

正義曰畫分者言

畫地分之以為竟也禹貢惟冀州帝都不言竟界以

餘州所至則冀州可知也八州各言竟界云濟河惟

兗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海惟揚州荆

及衡陽淮荆州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黑水

西河惟雍州是

禹所畫分也

經啓九道

啓開九州之道

州之道。正義曰既分海內以為九州遂皆以九言

之禹貢云九州攸同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

故此亦言九道言禹

開通九州之道也

**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

**德用不擾**

人神各有所歸故德不亂

本或作攸

字

如也

**在帝夷羿冒于原獸**

言帝或以帝言王史記於夏殷諸王皆稱為帝此羿

**獸**

言但念獵

**忘其國恤而思其鹿牡**

言但念獵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武不可重**

重猶數也

及后羿事文同懲直升反於魏是至及之。正義

戎忽云有窮后羿以開公問遂說羿事以及虞箴乃

與初言不相應會故傳為此二句以解魏絳之意

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存

居貴貨易土存聚也易猶輕也存或在薦反又才

以鼓反徐神存聚也正義曰釋言云存再也

服虔云存草也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元常處是聚也

劉炫案莊子云麋鹿食存即存是草也服言是土可

賈焉一也邊鄙不從民狎其野橋人成功二也聳

懼狎習也聳息勇反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

三也德綏我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類壞也

類壞也。正義曰類謂挫。鑿于后羿而用

以後羿為鑿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

魏絳明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謀

音悅。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鄆侵邾敗于狐駘滅

紇武仲也鄆屬魯故救之狐駘邾也魯國番縣東南

有月台亭紇恨發反駘徒來反徐勅才反番本又

云陳子游為魯相番子也國音方袁反白襄魯國記

人為諱改曰皮也台吐才反音方袁反白襄魯國記

者藩之子也國人辟諱遂改皮音而為番字因而

也改國人逆喪者皆髻鬻於是乎始髻鬻麻髮合結

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髮而已結。音計本義反合

髮又作疏明文先世儒者各以意說鄭衆以為案麻無

與髮相半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

上鄭玄以為去纒而紒案檀弓記稱南宮縶之妻孔

子之兄女也給母喪孔子誨之曰爾母從爾爾

母扈爾爾鄭玄云從從謂太扈扈謂太廣若布爾

四寸則有定制何當慮其從從扈而謂之哉如鄭

玄去纒而空露其紒則髮上本無服矣喪服女子在

室為父髮衰三年空露紒髮直露於前迎喪共文而謂之

髮衰也魯人逆喪皆髮豈直露於前迎喪共文而謂之

表髮字從髮是髮之服也杜以鄭衆為長故用其說

言麻髮合結亦當麻髮半也於時魯師大敗遭喪者

多婦人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髮而已同路

喪以髮相迎子迎夫不能備其凶服唯髮而已同路

而為服也自敗於盍終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



擗用知於是始髮者始用髮相弔也髮者依髮麻人

為斬衰三年者髮故喪服云女子子在室箭笄髮

三年是也其齊衰期亦髮於檀弓云南宮縶之妻之

姑之喪夫子誨之髮是也其婦人弔服則鄭注檀弓

云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國人誦之曰臧之孤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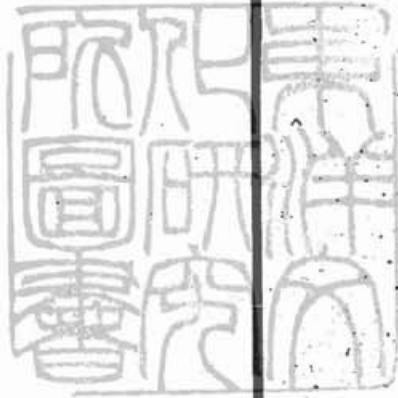
疑衰皆吉祥無首素總也

敗我於孤駘註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

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註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

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朱本或作侏亦音朱

春秋左傳註疏卷之二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